宋史/卷4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世家四 南漢劉氏劉鋹(龔澄樞 李托 薛崇譽 潘崇徹) ◄

宋史
卷四百八十二
列傳第二百四十一　世家五 北漢劉氏劉繼元(父:鈞 兄:繼恩 附:衛融 趙文度 李惲 馬峯 郭無爲)

► 世家六 湖南周氏周行逢(子:保權 附:李觀象 張文表) 荆南高氏高保融(弟:保勗 子:繼沖 弟:保寅 附:孫光憲 梁延嗣 漳泉留氏留從效 陳氏陳洪進(子:文顯 文顥 文顗 文頊)

◎世家五○北漢劉氏

祖 崇

北漢劉繼元，并州太原人。祖崇，漢祖之弟，漢初為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。隱帝嗣位，周祖為樞密使，崇謂判官鄭珙曰：“吾與郭樞密素不協，朝廷幼弱，郭得誌，吾無類矣。”因泣下。珙遂勸繕完甲兵，招集亡命，為自全計。及聞隱帝遇害，崇欲率兵南向，會漢太后下令遣馮道詣徐州迎崇子贇為漢嗣，崇信之，謂賓佐曰：“吾兒為帝矣，復何慮哉？”少尹李驤曰：“知幾其神，時不可失。揣郭公之心，必不以天下與人，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，控孟津，以觀其變，徐州位定，然後歸晉陽，即郭公不敢動矣。”崇大怒，罵曰：“腐儒敢離間我父子！”遽令左右曳出斬之。驤曰：“僕負王佐才，今日為愚人畫計，死固甘心，但家有病妻，願同戮於市。”崇並殺之，表其事於太后，明無他誌。俄周祖為眾所推，降封贇湘陰公。崇遣使奉書周祖，乞贇歸藩。使還，知贇已死，崇慟哭，為驤立祠。

遂即皇帝位，國仍號漢，仍稱乾祐年，改名旻。以子鈞為太原尹，判官趙華、鄭珙為宰

相，陳光裕為宣徽使。齎重幣結契丹，自言與周有隙，願如晉祖故事，約為父子。契丹主許之，遣政事令燕王耶律述軋、上樞使高勳，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。自是數侵晉、絳。高平之敗，崇單騎遁歸，由此喪氣，不敢復出師。顯德元年，崇卒，鈞襲位。

父 鈞

鈞舊名承鈞，後止名鈞。改元天會，以衛融為相，段常為樞密使，蔚進掌親軍，子繼恩為太原尹。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，號顯聖宮。潛結江南、西川為外援。六年冬，鈞結契丹侵周。明年正月，周恭帝命太祖北征，至陳橋驛，眾推戴太祖即位。鈞與契丹兵皆遁去。

是夏，李筠以上黨叛，令判官囚監軍周光遜等送於鈞，稱臣求援。鈞自至太平驛與筠會，遣其宣徽使盧贊將騎數千隨筠入寇，又遣其河陽節度範守圖援之。及太祖親討，前軍石守信、高懷德破筠眾於澤州，獲守圖，殺鈞兵數千。鈞之沙穀砦又為折德扆所破，斬首五百級。九月，昭義李繼勳率師入鈞平遙，虜獲甚眾。建隆二年冬，繼勳又敗鈞兵，斬首百餘級，獲其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。

三年二月，鈞侵晉、潞二州，守將擊走之。三月，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、洺，計口給粟。四月，太原民四百七十人降。七月，鈞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，並補內殿直。四年八月，邢州王全贇率師攻樂平，鈞拱衛指揮使王超、散指揮使元威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全贇。未幾，鈞侍衛都指揮使蔚進、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來救樂平，三戰皆敗之。遂下其城，詔建為平晉軍，以降兵為效順軍，賜以錢帛，靜陽十八砦遂相率來降。九月，鈞復引契丹攻平晉軍，太祖遣洺州防禦使郭進、濮州防禦使張彥進、客省使曹彬、趙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，未至而鈞遁去。

乾德二年二月，李繼勳與兵馬鈐轄康延沼、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攻遼州，鈞遣郝貴超來援，戰於城下，大敗。刺史杜延韜危蹙，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、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三千降於繼勳，賜延韜等襲衣、銀帶、器幣、鞍勒馬，其降兵以效順、懷恩為名。是月，府州擒鈞衛州刺史楊璘以獻。又鈞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，賜審玉襲衣、金帶、絹千匹、銀五百兩、鞍勒馬，仍賜名承晉，以為左千牛衛大將軍、領汾州團練使。四月，太祖遣馬軍都校劉光將兵戍潞，備鈞入侵。五年三月，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降鎮州。四月，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，以鴻唐砦降鎮州。六年正月，偏成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晉州。三月，鎮州守將攻破鈞馬鞍山砦。七月，鈞烏玉砦主胡遇等

百三十九人降鎮州。

初，鈞自李筠敗，狼狽而歸，旦夕懼宋師之至。以趙文度為相，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中書事，以五台山僧繼顒為鴻臚卿，參議國事。因事誅段常，契丹主遣使責鈞曰：“爾不稟我命，其罪三：擅改年號，一也；助李筠有所覬覦，二也；殺段常，三也。”鈞皇恐曰：“父為子隱，願赦罪。”契丹不報。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。終以勢力窘弱，憂憤成疾，是月卒，年四十三。繼恩嗣位。

初，太祖嚐因界上諜者謂鈞曰：“君家與周氏為世仇，宜其不屈，今我與爾無所間，何為困此一方人也？若有誌中國，宜下太行以決勝負。”鈞遣諜者復命曰：“ 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，然鈞家世非叛者，區區守此，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。”太祖哀其言，笑謂諜者曰：“為我語鈞，開爾一生路。”故終其世不加兵焉。

兄 繼恩

繼恩本姓薛。父釗，娶崇女，晉初為護聖營卒。漢祖典禁兵，以釗崇婿，釋其籍，館門下。漢祖後領方鎮，爵位通顯，釗罕得見其妻，居常怏怏。一日乘醉求見，即引佩刀刺妻，妻奮衣得脫，釗乃自剄。繼恩時尚幼，漢祖令鈞養為子，遂冒姓劉。

八月，太祖詔伐繼恩。以內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，昭義節度李繼勳為行營前軍都部署，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黨進副之，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；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前鋒部署，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為都監；建雄軍節度趙贊為汾州路部署，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，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。九月，繼勳敗繼恩軍於洞渦河，其左勝軍使李瓊來降，賜襲衣、金帶、鞍勒馬。

初，鈞謂郭無為曰：“繼恩庸懦，何堪付後事？”無為亦以為然。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喪，左右親信皆在太原，無得從者。或勸召之，繼恩猶豫不決。有侯霸榮者，邢州龍岡人。多力善射，走及奔馬，嚐為盜並、汾間，鈞用為散指揮使，戍樂平。建隆中，率所部來歸，補內殿直。未幾，復奔太原，鈞署供奉官。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，遂乘繼恩無備，白晝挺刃而入，反扃其門，繼恩繞屏環走，霸榮以刃揕胸弒之，年三十四，時立六十日矣。無為遣卒登梯入，殺霸榮，立其弟繼元。

劉繼元

繼元本姓何。初，薛釗死，崇以女再妻何氏，生繼元。何死，鈞亦養繼元為子。繼元既襲位，改元廣運，復結契丹為援。開寶二年春，太祖詔李繼勳、趙贊、郭進、司超等將兵先赴太原，太祖遂親征。以繼元太穀令梁文陟為太子洗馬，祁令張績為右讚善大夫。太祖將至，繼勳敗繼元兵於城下，其憲州推官史昭文以州來降，升本州刺史。乃壅汾水灌其城，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。繼元方恃契丹為援，守陴者揚言旦夕契丹至。四月，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北。太祖命以所獲首級、鎧甲示於城下，城中由是喪氣，知嵐州趙文度遂來降。閏五月，南城為汾水陷，水注城中，太祖幸長堤觀焉。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相郭無為，城中紛擾。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，將焚攻戰具，反為攻兵擊走之，斬首萬餘級。夜半，傳呼壁外繼元降，太祖令衛士擐甲，將開壁門，八作使趙遂曰：“受降如受敵，詎可中夜輕出？”太祖使伺之，果諜者也。

太常博士李光讚上言曰：“陛下應天順人，體元御極，戰無不勝，謀無不臧，四方恃險之邦，僭竊帝王之號者，昔日與中國為鄰，今日與陛下為臣。蕞爾晉陽，豈須親討，重勞飛免，久駐師徒。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，失之未足為辱。今時屬炎蒸，候當暑雨，倘河津泛溢，道路阻艱，輦運稽留，恐勞宸慮。”太祖覽奏甚喜，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。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，以盡死力，太祖曰：“汝曹我所訓練，無不一當百，以備肘腋、同休戚也。我寧不取太原，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？”士皆感泣，遂班師。

九年八月，太祖又遣黨進、潘美、楊光美、牛思進、米文義討之。時繼元諜者趙訓為晉州所捕，械送於朝，太祖命釋之，給服裝放歸。又遣郭進入忻代路，郝崇信、王政忠入汾州路，閻彥進、齊超入沁州路，孫晏宣、安守忠入遼州路，齊延琛、穆彥璋入石州路。九月，黨進敗繼元兵數千，獲馬千餘。郭進得山北民三萬七千餘。十月，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并州境，燔四十餘砦，獲牛羊數千。郭進又破壽陽，得民九千。穆彥璋入并州境，得民二千。黨進又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。是月，太宗即位，召諸將還。

太平興國二年，繼元胡桃砦指揮使史溫等以其民內附。太宗謂齊王廷美曰：“太原，我必取之。”四年，始議討伐，曹彬以為可，太宗意遂決，語在《彬傳》。宰相薛居正曰：“昔周世宗舉兵，太原倚契丹之援，堅壁不戰，以至師老而歸。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，盡驅其民分布河、洛之間，雖巢穴尚存，而危困已甚，得之不足以辟土，舍之不足以為患，願陛下熟慮之。”太宗曰：“今者事同而勢異，彼弱而我強。昔先皇破契丹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，正為今日事也。朕計決矣，卿勿復言。”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

諸將分兵圍汾、沁、嵐諸州，車駕遂親征，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，斷契丹援路。契丹果至，進擊敗之。

初，繼元遣子績質於契丹，契丹為進所敗。繼元又遣健步間道齎蠟丸帛書求救，進又得之，徇於城下。繼元外援不至，餉道又絕，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，自春徂夏，矢石如雨，晝夜不息，城中大懼。會太宗奄至，親督衛士急攻，人百其勇，城無完堞。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眾，以手詔諭繼元降，詔至城下，守陴者不納，繼元不能知。太宗躬擐甲冑，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，控弦之士數萬列陣於前，蹲甲交射，矢集城上如蝟毛，每給矢必數百萬，頃之鹹盡。捕得城中人雲，繼元以十錢購一矢，凡聚百餘萬，太宗笑曰：“此為我畜也。”

五月庚辰，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，攻城者以超為出戰，禽而戮之。繼元遂斬超妻子，投其首城外。壬午，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逾城降，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，城中危急。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：“越王、吳主獻地歸朝，或授以大藩，或列於上將，臣僚、子弟皆享官封。繼元但速降，必保終始富貴，安危兩途，爾宜自擇。”至是詔入，諸將銳攻不可遏，太宗臨之，恐城陷害民，麾眾少退。是夕，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，太宗賜勳襲衣、金帶、銀器、錦彩、銀鞍勒馬，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。夜漏未盡，太宗幸城北，張樂宴從臣於城台，繼元降。遲明，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台下，詔釋之，賜襲衣、玉帶、金銀鞍勒馬三匹、金器五百兩、銀器五千兩、錦彩二千段，文武官各賜衣、金銀帶、器幣、鞍勒馬有差。召升台，繼元叩頭言：“臣聞車駕親征，即願束身歸罪，蓋亡命者懼死，逼臣不得降爾。”太宗籍軍中亡投繼元者數百人，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，餘賜服及錢帛，分隸諸將。詔授繼元特進、檢校太師、右衛上將軍，封彭城郡公，館於行在所，給賜甚厚。其相李惲等授官有差，命中使康仁寶監之。繼元獻其宮妓百餘，悉分賜立功將校。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，所過續食，賜京城甲第一區，歲時優加頒賚。六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雍熙三年，建房州為保康軍，以繼元為節度。

淳化二年，繼元疾，遣中使護醫診視，及卒，遺奏以其子三豬為托，太宗惻然哀之，贈中書令，追封彭城郡王，賵賻加等，葬事官給。時三豬六歲，賜名守節，授西京作坊副使，家居賜祿。

初，太宗征繼元，行次澶淵，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，太宗見其姓名喜，以為師必有捷之兆。及將至太原，太宗遣語攻城諸將曰：“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。”至癸未，繼元降，乃五月五日也。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，曆四主二十九年而

亡。

繼元性殘忍，在太原，凡臣下有忤意，必族其家。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，因之殺傷不可勝紀。及窮蹙始降，太宗待遇終保全之，嘗謂近臣曰：“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，戲之云‘何乃似卻正之言’，此不仁之甚也。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，苟有遠識，豈至滅亡？此可湣傷，何反戲侮乎？劉繼元朕所虜者，待之若賓客，猶恐不慰其意爾。”

守節後為崇儀使，改右屯衛將軍。天禧四年，特遷右武衛將軍，改右驍衛將軍。

附 衛融

衛融字明遠，青州博興人。晉天福初舉進士，調南樂主簿，曆齊澶二州從事、忠武軍掌書記。漢初，為太原觀察支使，劉崇稱帝，授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。

太祖立，李筠據上黨，遣使降劉鈞，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，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。贊與筠不協，鈞遣融和解之。會筠敗，融被擒，太祖責之曰：“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？”融曰：“犬吠非其主，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，不忍負之。陛下縱不殺臣，臣亦不為陛下用，終當間道走河東爾。”太祖怒，令左右以鐵撾擊其首，曳出將戮之。融大呼曰：“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今之死正得其所爾。”太祖聞之曰：“此忠臣也。”遽命釋之，召坐御前，以良藥傅其創，賜襲衣、金帶、鞍勒馬。既而欲放融歸，令融先為書諭鈞，言俟周光遜等歸朝，即遣融去。鈞得書久無報，乃授融太府卿，賜第京城。乾德初，郊祀，融獻《郊禋大體賦》，改司農卿，出知陳、舒、黃三州。開寶六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子僎、儔，孫齊，並進士及第。

附 趙文度

趙文度，薊州漁陽人。父玉嘗客滄州，依節度判官呂兗。劉守光破滄州，收兗親屬盡戮之，兗子琦年十四，玉負之以逃，至太原，變姓名，丐衣食以給琦，琦後唐同光初為藩郡從事。當是時，燕、趙之士，以玉能存呂氏之孤，翕然稱之。明宗朝，琦至職方員外郎知雜。清泰中，琦為給事中、端明殿學士，玉已卒矣。

文度入洛舉進士，琦薦於主司馬裔孫，擢甲科，曆徐、兗、陳、許四鎮從事。漢初，為河東掌書記。文度捷給善戲謔，劉崇雅愛之，及稱帝，累官至翰林承旨、兵部尚書。天會四年，授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，加司徒。久之，與郭無為不協，出知汾州，徙嵐州。

太祖開寶二年親征晉陽，遣偏師圍嵐。文度危蹙請降，待罪行宮，太祖命釋之，賜襲衣、玉帶、金鞍勒馬、器幣甚厚，其官屬賜物有差。文度本名弘，以犯宣祖廟諱，賜今名。師還，授檢校太傅、安國軍節度，歲餘徙華州，不宣製而告敕同宣製之例。又徙耀州，凡曆三鎮。七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文度善為詩，人多諷誦，有《觀光集》。文度之降也，其母在太原，世以不能死節罪之。子昌圖，至內殿崇班、閤門祗候。

附 李惲

李惲字孟深，開封陽武人。漢乾祐中舉進士，客遊嵐州。會劉崇自立，署州從事，擢知制誥、翰林學士，累至司空、平章事。時母在鄉里，惲不知存亡，居常戚戚，但以弈棋沈飲為務，政事多廢。劉繼元頻以為言，惲不介意。後方與僧弈棋，繼元命近侍直抵惲前，取局焚之。惲怡然，徐詣繼元謝，繼元因切責之，明日別造新局，弈棋如故。太宗克太原，為殿中監，始知母亡，表求追服母喪，不許。出知廣州，遷司農卿，連知許、孟二州。以足疾求解，授忠武軍行軍司馬。端拱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惲性疏達，善談名理。年少時好滑稽，及為相，頗事持重。初與王溥、李昉同年登第，太原平，相見敘舊，情好益固，論者美之。子存誠，駕部員外郎；存信，左侍禁、閤門祗候。

附 馬峰

馬峰，并州太原人。仕劉繼元至樞密使、左仆射致仕。太原平，太宗以為將作監，遷太府卿，分司西京。峰善服餌養生，體強無疾，性鄙吝，頗好持論。雍熙元年，卒，年八十餘。

附 郭無為

郭無為，青州千乘人。少博學有辭辯，為道士，隱武當山。漢乾祐中，周祖征河中，無為杖策謁於軍門，周祖一見大奇之，將留館門下。左右曰：“無為縱橫家流，今公握重兵，不宜親之。”無為遂拂衣去，隱太原抱腹山。

會劉鈞將兵援李筠，將發太原，其大臣趙華諫曰：“筠舉動輕易，今起兵應之，未見其可。”鈞怒不顧，遂行。及筠敗，鈞狼狽而歸，由是重文學之士。且日夕懼宋師至，頗求有智謀者與之計事。段常薦無為於鈞，鈞以諫議大夫召之。及至，與語大悅，尋遷吏部侍郎、參議中書事。與趙文度同秉政，意好不協，鈞乃出文度知汾州。俄誅段常，遂以無為為左仆射、平章事兼樞密使，機務一以委之。鈞嚐病，與無為語及後事，謂其子繼恩不才，無為亦言其然。繼恩既立，知其事，欲誅無為，畏懦不能決。月餘，侯霸榮弒繼恩，無為使人殺霸榮，並人疑無為初授意於霸榮，後殺之以滅口也。

繼元立，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，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、無為邢州節度，無為得詔色動。一日，繼元宴群臣，契丹使亦在焉，無為慟哭於庭曰：“今日以空城抗大軍，計將安出？”引佩刀欲自刺，繼元遽降階持其手，引無為升坐，蓋無為欲以動眾心也。及太祖親征，長圍既合，無為請自將兵夜出擊圍，欲自拔來歸，值天陰晦而止。閹人衛德貴告其事。會太祖壅汾水浸城，城中人情大懼，繼元乃殺無為以徇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